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 年 5 月 20 日)

1、《外交政策》：印度对欧政策转变

5 月 18 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C·拉贾·莫汉（C. Raja Mohan）撰写的文章《印度放弃其反殖民观念并拥抱欧洲》。文章称，印英、印欧会议的举行标志着印度对欧态度发生转折，即印度已摆脱传统的反殖民观念，通过将欧洲纳入政策视野以抗衡中国。文章认为，尽管印度外交政策常被理解为不结盟与多极化，但这并非具有永久性，而是随形势的根本变化而改变。文章回顾了 21 世纪以来印度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进展，指出印欧关系发展滞后于印美关系。这一特征在莫迪政府执政后发生改变，法国率先同印度开展政治与安全合作，并带动德国等欧洲国家重新审视印度的重要性。印度同样意识到欧洲在提升本国国际政治地位方面的重要意义，开始同英国和欧盟展开接触。例如，印度外长苏杰生将印度外交政策归纳为“交好美国，应对中国，深耕欧洲，安抚俄国，调动日本”，从而首次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纳入其地缘政治框架。在印英合作方面，文章指出印度国内存在仇恨英国殖民历史、轻视英国国际地位以及不满英国的印巴政策等阻碍因素。但相关

分歧或将随“印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30 路线图”的出台而有所缓和。在印欧合作方面，印度愈发重视欧盟并共同提出了包含贸易、互联互通、供应链、气变及数字转型等方面的合作框架。未来双方需着重解决在贸易领域的分歧。文章称，为抗衡中国，印度需不断重视欧洲，同美欧共建多极亚洲。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5/18/india-china-narendra-modi-johnson-britain-europe-eu-anti-colonialism-strategy-geopolitics/>

撰稿人：王乐瞳

2、《外交政策》：美国除与朝鲜谈判之外别无选择

5月18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了美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撰写的文章《除与朝鲜谈判之外别无选择》。文章称，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即将同拜登举行会谈前呼吁美国同朝鲜进行谈判，以推动半岛无核化。但是，迫使朝鲜弃核的目标难以轻易实现，美国对朝数十年的制裁与胁迫外交并未实现预期效果。美国应接受相关事实，承认朝鲜抵御贫困和制裁的能力，进而通过谈判实现同朝鲜的有效接触。文章承认朝鲜政权可能拒绝作出任何妥协，但同样指出金正恩对于经济发展、有限开放的重视，以及其拥有相对更加高明的外交水平。这些能为美朝谈判提供有利条件。文章强调，除谈判外美国别无选择。首先，“极限施压”策略已有诸多失败案例，且其本身存在非道德性。其次，由于美国已失去国际信誉，其对朝鲜政权在实现无核

化后的承诺效力不足。最后，如果使用军事暴力手段，将产生无法估量的毁灭性后果，韩国政府也不会同意这种事情发生。因此文章指出，谈判是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唯一可行路径，拜登政府应拟定相关策略，并尽快同文在寅政府进行讨论和论证。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5/18/north-south-korea-biden-moon-meeting-denuclearization/>

撰稿人：王乐瞳

3、兰德公司：专注于竞争阻碍了美国国防部合理分配资源

5月18日，兰德公司刊登高级政治学者拉斐尔·科恩（Raphael Cohen）的文章《应把“竞争”一词剔除出国防战略报告》。文章认为，“国家间战略竞争”也许是国际形势客观现实，但是不应责成国防部以此为战略目标。战略应当是具体且有规范含义的，而非模糊且仅为描述性的。国防战略应当为国防部提供清晰愿景，说明什么对美国重要，而什么不应当做。然而将“竞争”作为目标，只能明确对手是谁，而在哪些领域，如何竞争以及为什么竞争并不清楚。竞争是手段而非目的。竞争的泛化应用阻碍国防部明确任务，精准使用资源。中俄作为全球性大国，势力无处不在，但并非处处都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且而其中很多问题仅适用外交手段解决。作者指出，国防战略的核心任务是明确如何赢得下一次战争，击败任何低于武装冲突门槛的侵略行动。国防战略应着力指导美国军队发展何种能力，开展何种训练，如

何运作与部署，以及明确军事外交对象。同时，应明确国防部与其他政府部门区别分工，改变应对中俄模糊的“全政府”策略。更重要的是，国防部集中精力备战并非不能确保和平，通过发展军力，美国能够有效慑止对手改变现状。

<https://www.rand.org/blog/2021/05/its-time-to-drop-competition-in-the-national-defense.html>

撰稿人： 陈晖博

4、《纽约时报》：左翼上台对以色列内外局势的影响

5月17日，《纽约时报》发表专栏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Bret Stephens)文章《如果左翼期待的以色列成为现实》。文章指出，进步主义者幻想中的左倾以色列会立即停止加沙地带的冲突，巴勒斯坦的建国诉求会得到以色列的尊重与回应，巴以局势完全走向和平，国际社会将给予新的巴勒斯坦国大量援助。然而，事实并不会如此美好。最左倾的以色列政府也不会将军队撤出戈兰高地，因此叙利亚不会承认以色列；黎巴嫩也会以舍巴农场被占领为由拒绝承认以色列。来自伊朗的大量武器装备将进入被解除“封锁”的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国土安全造成全面威胁。以色列将改变其对哈马斯的军事方针：针对性打击不再可能，取而代之的将是一项全面入侵并重新占领加沙地带的战略，以保卫以色列中心地区免受袭击，而这毫无疑问将导致更多伤亡。文章最后指出，进步主义者或许期待联合国和美国对犹太人权利作出保证，但近年来美国的行为证明其支持是有限度的。哈马斯政府的

军事化政策将对以色列人民造成巨大威胁，伊朗会在背后助其一臂之力。哈马斯政府还可能违背所有和平协议，推动反犹主义，以色列人民将付出巨大代价。

<https://www.nytimes.com/2021/05/17/opinion/israel-palestine-gaza.html>

撰稿人： 陈晖博

5、观察者基金会：印度的战略重要性不允许其失败

5月18日，印度观察者基金会网站刊登地缘经济研究项目主任阿克沙伊·马图尔（Akshay Mathur）文章《印度的战略重要性不允许其失败》。文章指出，自第二波疫情席卷印度以来，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支持。这些支持与帮助出自对印度战略重要性的重视，即承认印度在全球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是印太地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还是民主国家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总之，印度战略意义太大以致于不能失败，甚至不能长时间陷入停滞。正如澳大利亚谈到印度是疫苗生产领域的一个关键伙伴，印度的产能对全球抗击疫情而言至关重要，增强印度国内的生产能力也是外部给予印度援助的一个关键动机。印度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性不能仅从数据或任何经济指标来衡量，印度仍是发展中国家，但作为20国集团、美日印澳四国集团、民主国家联盟（D10）等组织的成员，印度在地缘政治经济方面影响重大。第二波疫情开始前，印度向全球输送疫苗的做法证明印度重视全球公民的身份并致力于全球团结，而这种

团结在今天反过来帮助了印度。全球援助印度的速度和规模应归因于印度积极有效的对外交往，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了各国的认可。文章最后指出，作为对国际社会的回报，一个负责任的印度应尽快恢复常态并提升国家能力，特别是恢复疫苗生产能力，首先用于满足国内民众需要，随后尽快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援助。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india-too-strategic-to-fail/>

撰稿人： 陈晖博

6、大西洋理事会：和平的阿富汗可以连接南亚和中亚

5月18日，大西洋理事会在其网站发表项目助理艾米丽·卡尔（Emily Carl）的文章《和平的阿富汗可以连接南亚和中亚》。文章指出，阿富汗作为“亚洲心脏”，具有连接各区域的潜力。和平的阿富汗不仅有利于阿富汗自身，而且对南亚和中亚国家也有益处。对阿富汗来说，建设基础设施以整合各区域将刺激该国脆弱的经济，新基础设施带来的经济联系也将鼓励南亚和中亚国家通过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与阿富汗接触。私营部门的参与可能给阿富汗带来更多投资，而公共部门的参与可能会鼓励他国政府将阿富汗纳入区域计划和多边计划。对南亚和中亚国家来说，这样做有利于促进区域参与，并打开进入新市场的大门。同时，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使各国有机会通过陆路进行商品贸易，成本效益比现

有空运更高，而两个地区之间在人员和思想方面的流动也将刺激创新、推动就业以及促进经济增长。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an-afghanistan-at-peace-could-connect-south-and-central-asia/>

撰稿人：聂未希

7、《外交事务》：美国须帮助印度提高其疫苗生产能力

5月17日，《外交事务》杂志在其网站发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罗·卡纳（Ro Khanna）的文章《为什么美国必须做更多的事来帮助印度》。文章指出，目前印度正在应对第二波新冠疫情浪潮，更危险的病毒变种正在滋生。为避免印度的悲剧继续上演，美国必须支持全球卫生计划，在技术、人道和外交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且立即采取行动在全球扩大疫苗接种范围。作者指出，美国在动员对印度的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包括向印度运送呼吸机、治疗剂、个人防护设备和其他医疗用品。但是，美国能提供的更重要的支持在于，说服其私营部门向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抗击新冠疫情所需的技术和知识。美国不能等到世贸组织就放弃疫苗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谈判再行动，而是必须现在就设法帮助印度提高其疫苗生产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扩大疫苗生产的关键是放弃知识产权保护，以使世界各地的制造商都能获得许可证并生产满足世界需求的疫苗；其次，分享西方制药公司的知识，以帮助这些制造商扩大生产规模；最后，增加维持疫苗

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供应。作者最后指出，美国有机会确保印度当前的危机不再重演，这将标志着国际社会对新冠疫情的反应从疫苗民族主义转变为将疫苗视为全球公共物品。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5-17/why-america-must-do-more-help-india>

撰稿人：聂未希

8、《国会山报》：拜登政府需克服对全面贸易协议的恐惧

5月17日，《国会山报》刊登哈德逊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赖利·沃尔特斯（Riley Walters）的文章《谁会害怕全面贸易协议？显然是华盛顿》。文章认为，加入全面贸易协议几乎成为华盛顿的禁忌，国会更偏好行业协议、白宫也更关注劳工标准等“重建”议程。因此，拜登政府不太可能主动加入新协议。这是一个问题：美将被其他协商贸易的国家冷落，不利于全球竞争以及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国。美若希望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影响力上竞争、必须考虑加入贸易协议与加强和亚洲贸易伙伴接触。特朗普政府发表反对贸易言论同时并未放弃贸易。其最大错误之一是未推进与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对台半导体产业等兴趣前所未有，但没有国家愿意冒惹怒中国大陆的风险与台湾谈判。理想情况下，美政府与国会现应商讨加入CPTPP。这可用于完成与日本部分贸易协议、与供应链中日益重要的伙伴越南加强联系、将台湾纳入贸易集团减少其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如果拜登政府与国会希望认真与中国竞争，就必须克服对全面贸易协议的恐惧。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553312-whos-afraid-of-comprehensive-trade-deals-washington-apparently>

撰稿人：杨雨霏

9、《政客》：拜登政府应积极解决而非逃避巴以问题

5月18日,《外交学人》刊登美国前驻以大使丹尼尔·库泽尔(Daniel Kurzer)、国务院中东问题分析者亚伦·大卫·米勒(Aaron David Miller)的文章《拜登如何成为巴以冲突的领导者》。文章认为,中东问题非拜登政府优先事项。以色列总理更关心其政治生命,哈马斯取消选举等表明双方领导人不具备解决巴以问题的能力。虽然事件将以事实停火结束,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以在耶路撒冷的极端主义挑衅:左翼主导的以政府剥夺巴勒斯坦人家园,以国内对穆斯林公民系统性歧视仍根深蒂固。拜登政府可能被批评对处于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关心不足,“毫无保留地支持以色列自卫权”并不恰当。当前,拜登政府无须提出解决冲突、边界及难民问题的重大倡议,但制止暴力和维护谈判的可能性需要:第一,任命美驻以大使及一名高级代表协调相关各国。第二,与以色列坦诚对话,要求其在加沙冲突结束后停止驱逐谢赫贾拉地区巴勒斯坦人,停止特别是在耶路撒冷拆毁巴民众房屋,允许巴民众建造或扩建家园,控制以极端分子、惩处攻击巴民众的违法者,停止在耶路撒冷扩建定居点、为“两个首都”方案提供空间。第三,恢复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加强与巴权力机构直接对话,向其表示美巴关

系并非美以关系附属。第四，敦促巴方停止独裁、煽动暴力与侵犯人权并恢复选举。虽然新冠疫情、种族问题和政治极化是更优先事项，但美应积极干预巴以冲突，防止危机恶化。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1/05/18/how-biden-can-be-a-leader-in-an-israeli-palestinian-conflict-that-has-no-e-489126>

撰稿人：杨雨霏

10、《外交学人》：中国学界仍看好中英关系

5月18日，《外交学人》刊登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助理分析师托马斯·德·盖迪斯（Thomas des Garets Geddes）的文章《中国学者仍看好中英关系》。文章认为新冠疫情以来，由于英国干涉香港与新疆事务、吊销中国国际电视台落地许可等，中英关系直线下滑。然而，尽管存在中方采取贸易制裁的风险，但中国智库与学术界仍对中英关系持乐观态度。学界认为英国脱欧后的动荡及美国干预中英关系是暂时的。脱欧不确定性迫使英政府将短期政治利益置于长期战略之上，但这与英外交传统不符、极可能改变。脱欧削弱了英国世界地位，与伙伴建立新联盟、捍卫自由民主国家与人权捍卫者的自我定位是其对抗中国、试图维护“大国地位”和世界影响力的方式。该理由同样适用于英近期需要向美靠拢。脱欧使其对美战略价值降低同时更依赖美国，这一失衡状态对美有利但对中不利。然而，随着英国化解与欧盟分歧、巩固其他同盟关系，其将再次减少对美依赖，

为中英合作提供空间。中国对英贸易与投资价值远超美国，英对华外交政策允许合作与对抗共存。约翰逊政府牺牲与中短期利益、向反华阵营让步是为维护保守党团结，但不能越过中方红线，实用主义的英国外交根本特征有利于中英关系。近期中国对英个人或组织制裁应被视为展示大国地位而非中英关系陷入黑暗。只要英国继续表明与中接触意愿、不越过红线，就不会重演澳大利亚的悲剧。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5/chinese-academics-are-still-bullish-on-china-uk-relations/>

撰稿人：杨雨霏

撰稿人：王乐瞳、陈晖博、聂未希、杨雨霏

审稿人：贺 刚、杨舒涵